

第七十册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


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

近代史 资料

知识产权出版社

近代史資料

JINDAISHI ZILIAO

总70号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

知识产权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近代史资料/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. —北京: 知识产权出版社, 2006.10

(近代史资料. 第七十册)

ISBN 7-80198-588-5

I. 近... II. 中... III. 中国—近代史—史料 IV. K25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2751 号

近代史资料 第七十册 Jindaishi Ziliao

编 者: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

责任编辑: 范红延 兰 涛

出版发行: 知识产权出版社

社 址:	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	邮 编:	100088
网 址:	http://www.cnipr.com	邮 箱:	zscq-bjb@126.com
电 话:	82000860 转 8324	传 真:	010-82000890
印 刷:	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	经 销:	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
开 本:	850mm×1168mm 1/32	印 张:	8.25
版 次:	2006 年 11 月第 1 版	印 次:	201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字 数:	201 千字	定 价:	4000.00 元 (共 100 册)

ISBN 7-80198-588-5/K · 005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。

《近代史资料》丛书出版前言

《近代史资料》创刊于 1954 年，至今已出版 114 期，现知识产权出版社将本刊自创刊号至 100 期结集重印出版，实为中国近代史学界办了一件很有学术价值的大好事。

《近代史资料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时间最早、持续时间最久的刊物之一。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。本所成立之初，范文澜所长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，在组织中国史学会主编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》的同时，于 1954 年在本所成立以荣孟源同志为主编的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辑组，编辑出版《近代史资料》，郭沫若院长亲自题写了刊名。

《近代史资料》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，新中国建立后国内唯一专门刊载中国近现代史文献资料的期刊，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和推动其发展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，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一定声誉。但它曾两度停刊和复刊，且由定期改为不定期，致使一般读者和科研单位，很难将已出各期搜集齐全，今百期结集重印出版，实有必要。

近代史研究所历来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，并以此推动学科的建设发展，特别是范文澜、刘大年、黎澍、李新等前辈史学家，对此备加关注。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辑室就是在范老直接关心指导下成立的。

自创刊以来，《近代史资料》陆续刊出 1840 至 1949 年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外交、军事、民俗风情、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史料，其中有档案、函电、日记、

著述稿本、回忆录、访问记、调查报告、照片、拓片等原始资料，还有年表、统计表及资料考证著作，以及外文相关资料的译文。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辑室从创立至今，以搜集、整理、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为主旨，编辑《近代史资料》期刊，仅是该室任务之一。很多列为国家、院、所重点项目的大型资料丛刊、资料集，都是历届所领导提出课题任务，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辑室牵头承担，并组织所内外专家学者完成的。这类专题资料集均先后多次获得国家和社会科学院的图书奖、优秀科研成果奖及省部级奖项。所以说在此五十多年间，本室共编辑出版了约 1.1 亿字的史料书刊，这包括期刊、专刊、大型丛刊、汇编、资料集等数十种，其中如《近代稗海》、《北洋军阀》、《抗日战争》等大型史料集，所收入的多为稿本、孤本、珍本和中外档案文献资料，深受学界、学者的关注和好评，成为学者和教学单位的重要参考用书。

然而，因为这些史料书均出版于多年前，坊间早已很难寻觅到它们的踪影了。作为几十年从事近现代史料编辑工作的老编辑，我衷心地希望这些丛刊或资料集也能有重印和再版的机会，若有可能再版，实乃嘉惠学林之善举，功德无量。

章伯锋

写于 2006 年 11 月 10 日

目 录

汤化龙行状·····	(1)
徐世昌年谱 卷下·····	贺培新辑 (12)
胡嗣瑗致刘廷琛密函·····	吉迪整理 (60)
庚子赔款的“退还”和使用·····	黄延复 (63)
郭松龄事件·····	[澳]加文·麦柯马克著 毕万闻译 (116)
法科六日记·····	蔡公椿 (147)
伪满洲国皇帝的直隶机构·····	郑谭毅张晓光丁晓华 (154)
梅贻琦日记选·····	黄延复整理 (161)
马占山与北京和平解放·····	蔡运升 (217)
抗战时期昆明救亡戏剧运动·····	龙显球 (215)
里见甫与宏济善堂·····	任常毅译 (247)

汤化龙行状

编者按：《汤化龙行状》，原载《蕲水汤先生遗念录》，系1918年铅印线装本。原书每页13行，行33字。汤化龙于1917年在加拿大被人暗杀，此书在汤死后一年即问世，但印本不多。《行状》对汤化龙一生作了概括介绍，特别对汤的政治思想多所论列。可供研究汤化龙其人参考。

原文无标点，不分段，原标题为《蕲水汤先生行状》，今酌改为《汤化龙行状》，并略加整理。分段标点，刊出供参考。

先生讳化龙，字济武，湖北蕲水县人。曾祖讳英信。祖讳德澡，字兰生。父聘莘，字意诚。母氏张，以清同治甲戌年十月十九日生先生。自先生之上世，用商业积累百年，称富裕，遭咸同兵祸^①骤衰。兰生公为邑名诸生，读书攻苦至失明，家计益绌。意诚太翁乃辍儒业，规以废居复旧产，往来孔垅、九江、安庆间，旧肆之毁于兵者，清其逋负而第其存废，凡屏营拮据亘数年，所料算稍有绩绪。

先生之生盖际邑里兵燹之余，而家室喘息初定之后，堕地见光声色异常儿，四、五岁时即好访变乱轶闻，往往溽暑之夜，席地踞坐，索老人谈故事及避兵历险状，抵漏分倾听忘倦，时悸时泣时笑舞，呼菩萨不置。其留意世事而以振奇自喜，出天性，自童龀时然矣。

^① 指太平军起义。

稍长，从族父庆辉受章句，聪颖善记，弱体而强于心，无童嬉之失。

十四岁，随季父聘尹馆同邑蔡氏，一日主人因事宴他客，忘视馆中餐，迨夜客散知而责仆，则先生已竟日饿而读书自若，初未以为言。其强忍高旷如此。

逾年，太翁建家塾成，先生归就家塾，与两弟俱治帖括业。每有所作恒申且不休。张太夫人数以劳苦伤生戒之，且曰：“凡人存非分想，即非惜福之道，吾家累世无以科名显者，吾望汝不在此。且人轻重不恃科名。”先生权词谢毋毋忧，而治业益勤。

年十九，以县试第一，旋补县学附生。属有非意之讼，家儿再毁，举债逾千金，太翁顾不忍质先畴于人，则敝衣缩食肆力作苦为偿债计。先生亦期以笔耕澹家累，邑中官师月课，一投辄十余卷，兼启帐授生徒，积奖金并束修所入为太翁助，不三年债竟毕偿，而志学之锐不因此中挫；且益涉猎群籍，识趣愈远。学使王同愈用时务试士，得先生文大激赏之。

年二十四，补廪膳生。黄州经古书院者，南皮张文襄^①督鄂时所设，先后聘罗田周锡恩、姚晋圻为院长，号以实学造人材，先生实及门焉。其学分考据、性理、经济、词章，条目繁委。每课试非素穷极蒐讨能凿立心解者，恒有曳白^②之苦；先生旁午兼治剜心辩核，仍时与同学上下榷兑，证其乖，合一卷成，动逾万言，精博常为一院冠。

当是时，国家外不宁而内窳，科举敝已极，忧危之士欲颇矫学非所用之病，则唱治所谓实学者，自今视之，其去政学一贯之途盖远；而处政教严毅风习胶固之会，要非志气特异不专专然弋猎科名者，未能与于斯。先生道德文章所以发扬光大、穷变化而不摇落者，即于斯植根底焉。

① 张之洞，字孝达，号香涛，直隶南皮（今属河北省）人。谥文襄。

② “曳白”，即交白卷。

清季州县官残民之政，命案为最，虑无非土豪恶胥役与官因缘，恁死人为奸利。一命案出，旁近十里村落无完户。先生家尝两遭其毒，即所谓非意之讼者。方事之急，家人皆远避，独先生侍太夫人，挟少弟毓龙留匿暗室中，塞门藉草而卧，灯才如豆，毓龙寒而号，太夫人曰：“忍之勿声。”先生强言曰：“儿将来为御史者，必除此虐政。”盖推所身受而为天下不忍，而以革涤恶政重自肩荷，至于死不稍息，于是为涓涓之始。戊戌政变后，益治国闻，介然识革新之路。

光绪壬寅，^①乡试中式。甲辰^②赴礼部试，出闱，应山西学使宝熙聘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。旋成进士，授刑部主事。见世变益亟，朝局至不可问。发愤谓：“政治不革新，国亡不可救，而欲救国必更博求新知，止旧学不周于用。”

先是，仲弟芾铭由湖北文普通中学生中乡试式，因入留学法国之选；而科举犹未废，亲故多谓留学非计，甚有以异域难返相怵者。先生意独不然，芾铭亦自勇断，辍礼部试竟行。先生寻复令从弟丙南入省立农业高等学校，季弟毓龙入省立工业学校，而身自请咨送留学日本，入法政大学，听讲之外，博涉东籍，尤致力公法家言。尝著书曰《违警律释义》，骈罗诸家之说贯穿断制之，一洗剽窃转贩之陋。

宣统己酉^③，毕业自日本归。归之前与乡人留学者倡设湖北教育会，相约归而实行之，是为先生合群谋国之发轫。

己酉者，清廷所定预备立宪、开各省諮议局之岁也。鄂都【督】陈夔龙以荐者言，奏调先生还鄂筹备自治事宜。寻被举为湖北諮议局议长。预备立宪之诏，在清廷特姑用以缓塞国人号叫，非真有是意，故号称预备，而断断与国人争国会早迟。非独吝国会，

① 即1902年。

② 即1904年。

③ 即1909年。

即谘议局之权在章程者，亦为疆吏舞文横夺，无所能举；而于预算闭拒特甚，以是各省谘议局愈望速开国会，请愿国会之声遍全国，所在皆谘议局为中坚。

明年庚戌^①，开谘议局联合会于北京，推先生主席斯会，以求开国会及结合谘议局争预算为职志，而因聚气类谋树政党基础，先生盖其中持议最恳挚者。会罢还鄂，鼓吹国会事益力。舆论既激昂，先生复出入北京武汉商团，时开会发电与各省相呼答。

辛亥五月，谘议局联合会再开，先生自鄂入京，发汉口时，送行者达万人。先生演说至愤激，誓不获所求不止。未几四川以争路事，谘议局议长蒲殿俊辈九人为赵尔丰所逮，全蜀骚然，操兵反抗者麻起，联合会决议各省前期开会，图为四川争救。

八月先生还鄂，十九日遂有武昌革命之事。兹事发仓卒，初无全算，总督瑞澂既逃，首事者相顾莫适为主，始议戴黄陂黎公^②，黄陂以民意所萃在谘议局，再三让，乃群奔至谘议局问汤议长安在？先生是夜适家宿不在此。众则大哗曰：“今机事微危如一发，若议长又不出系众心，将不堪问。”正惶遽中，先生自家至，众惊喜，欲即以都督相推。先生谓：“是非书生事，战且方始，必宿将有德望为诸军所诚服者乃可。”众曰：“然则仍莫若黄陂矣。”乃坚请黄陂而属先生为之辅。黄陂单骑至，军民大欢呼，遂定以为都督^③，建鄂军政府，发独立檄告天下，约先生同署名，而先生又自通电各省谘议局促响应，故时有讹传先生为都督者。

鄂军政府既立，北军水陆狎至，日惟备战筹饷，内政外交一切停顿，所属地方官吏不见文告，有携印窜去者，有人省城求解印【者】，若〔有〕以文电请进止者，旁皇纷午，若组弛默骇；而新被

① 即1910年。

② 黎元洪，湖北黄陂人。下同。

③ 此处所记事实有误。

大水后，流殍盗贼交错，满地蒿然，无谁何过问。先生乃言于黄陂，宣布义军旨趣，使吏民还职业，蠲全年丁赋，以纾困敝。檄移所至，人情帖然。先生又以百度草创，事无巨细一须咨白军政府，而军政府方用兵，自无暇问民政，非建军民分治之制，必以畸废害事。黄陂韪其议，就属先生为草稿，厘军务政事为二部，部各置长，总成于都督。竟夕成事例若干条及图表以进，黄陂立颁行之，推先生为政事部长，军政府始井井有条理可观矣。

武汉地处全国之中，异邦人士所辐凑。自义军有武昌，其领事官访谒军政府者踵相接，数日不得要领。至二十二日美领事又来，黄陂乃与先生亲接谈。其所问三事：

- 一、清政府国际条约及债务；
- 二、鄂省荒政；
- 三、革命后国体政体。

先生一一为具答。谓：清政府条约若债务在八月十九日前者，军政府当继之，非是则不承。鄂境水荒当特举富绅筹振济。革命后当废帝国建民国，用共和政体。美领事欢然悉笔记其言去。次日即以上其公使，复为文称美，载英文日刊遍布之，列国翕然。用国际先例承认鄂军政府为交战团体，革命军被承认之速，无如吾国辛亥之役者。

先生在政事部虽不久，凡所赞划犖犖皆有立国规模，而尤措重者，以谓革命非立国之究竟义，国所以立必有统一之法，以蕲循轨之政。斯时武汉战方亟，南京未下，各省未尽响应，而先生已日夜究心以制约法为一大事。四方豪杰才智之士集武昌者，如黄兴克强、宋教仁遁初见先生皆交相爱重。而先生与遁初语此事尤投合，遂除室馆之夜分人寂，对灯促膝，所谈无非约法者。如此二十余日，议论微定，大要兼取法美二国之长，而力避偏枯拘挛之病，其草稿出遁初手，厥后南京参议院定约法，取材于此，其所增损或有大非先生志者。要之，民国约法谓之权舆先生及宋

氏，不诬也。

先生既以国家统一政治循轨为蕲向，适仲弟芑铭以海军应黄陂，武昌战事解。先生谓此间事粗定，不烦屑屑，适又有不便先生居此者，先生遂解政务部长，去之上海。因黄克强约，同往南京视临时政状。政府用宋遁初为法制院总裁，用先生为副，先生未就。

会南北和议成，民国元年四月参议院及政府皆移北京，先生至北京寻被举为参议院副议长。务持大体，不为琐细偏戾。而涉国计尤宏巨者，独不苟随和。在院尝一以财政事质问政府，为书五六千言，于国家岁出入如亲握筹而数，一二批隙抵虚受诘者，几不能为辞。

二年国会开，被举为众议院议长。立宪政治者、责任内阁者、政党议会者，皆先生夙所梦寐祷祈，谓非是不能救国图强，而今且庶几见之，因益愤发笃挚，誓撷其实。

民国之初，党势既茁矣，谘议局联合会之蜕变曰民主党，先生实主干之。及是，以同志人材不宜有区畛，遂约合共和党、统一党为进步党，与国民党并在会中期攻错相成一会，而毕制宪大业。

属项城袁氏自临时大总统被举即真，旋用九江兵变事^①连国民党议员被夺职逾半数，国会一旦顿僵槁，先生痛之极，争之切。谓议员罪应黜否？在法，总统得黜议员否？事须别论；要不能藉口仆国会，无国会非立宪也。今宪法尚未成，即国会竟寝罢，公将何以处民国？项城不为动，然尚姑与委蛇，冀终为国家得一当。

三年，为教育总长，抑郁已非其志，顾于教育事犹多所筹计，不孤其职。人有希项城旨，请以复古为教者，駁駁大变学校教法。先生具牍以去就争，得格不行。

四年七月，筹安会起，帝制议寝盛，先生始绝望，知不可将

^① 指二次革命。

就，而项城亦诡，先生终不为屈。侦伺甚密，先生先托就医，至天津以书辞职，仍置家北京，示无他适意，而密谋用计出黄陂，奉以讨袁氏，所虑划至奇秘，因有所牵梗，未遂。十二月乃改计附他国船，纾道大连间，行至上海时，滇、粤、蜀、桂已次第独立，用护国军名设军务院于肇庆。方视湖南转移为大局轻重。

湖南将军先生弟芑铭也。以审度兵形未即发，及先生既得脱，太夫人亦出居天津，无可虞，于是先生数使人往还期约，而湖南遂以五月二十八日独立。

先生顾自谓兹役于西南军事无所尽力，不愿冒举义名，而抵排帝制则心事无稍回曲。项城视事势渐不利，欲谢皇帝复为总统，持此风示求罢兵。西南固不许，而先生执言尤切至。既联合国会议员通电声击，仍自腾书抵项城及其左右，趣退位。大略言：护国军志在申讨叛大义，求真共和。项城辞皇帝留总统，不得谓大义已申，共和已复；兵罢否，某固无能参与，假能参与者，方当力持不罢兵之议，一洒国民苟且薄弱之耻。义师而胜，某无纤毫干涉，若败，则虽身殉之甘也。且谓：项城脑筋为专制复古思想所弥布，年来凡百措施，务与世界大势相连。此而能自存，则历史公例、政理原则举不可信，否则非引咎退休，身且无自全之路。又规以引退时勿铤而走险，肆竭泽焚林之毒，留补救余地。

五年六月，项城自病死，兵幸得罢。黄陂以副总统依法继任，合肥段祺瑞起任内阁总理，南北无违议，独恢复旧国会颇持异同。先生自意与黄陂、合肥有夙谊，愿以居间人干北京政府，为彼此沟通，声言不身参政局；而行至北京见合肥，反复说旧国会当复及有利无害状，合肥意为肯可，而左右犹有相尼者。先生以合肥意电告军务院使再力争，谓必可得。既而旧国会竟得复。事已，返上海，旋归薪水，治太夫人丧。

先是，三月十六日太夫人病歿天津医院，仅季弟毓龙视含殓。越二日扶柩南下，道上海回籍。先生方在上海遭政府狙伺，出租界

一步即蹈祸，不可测，闻问摧毁，欲冒死出迎榑，朋友皆力阻，重以后死之责，而先生亦自审非国事有豸，万万不得亲丧葬，则一意求时局解决，盖饮泪茹痛，衔家恤而从国难，凡两月馀，及是乃得为凭棺之哭，伤已。葬毕家居。

至八月，国会再开，起先生就议长职，往复敦迫，不得已于八月二十六日莅会。先生固坚信立宪政治，而制宪为国会艰巨之责。方其在上海，曾倡不党说，以谓壬癸之交，海内贤达尝欲毁党造党。比者帝祸作，士夫奔走号呼，声讨无二致，诚毁党机也。抑国家新造，政治利害多全国所共者，舍小异取大同，固无事分建旗帜；而官僚政治与民本政治若冰炭，国家既非用民本政治不济，而人材之郁此新思想者实乃不多，分朋而自弱，适开旧派势力使蹂践政党，蹙国家新机，无宁不党而用友谊结合，犹乘舟然，惊涛骇浪中且图共济，待达彼岸而后分途犹未为晚。凡以为制宪计，虑至深远也。

及开会论战蜂起，若对严敌，帝祸时融喁相濡之情无复存者，内既以制宪齟齬，而外以对德议与内阁相持尤急，至六年五月，遂有公民团围议院之侮。会合肥免总理职，所谓督军团且阻兵示形胜号兵谏，于时乃有欲求让求全者。先生谓：交让当自我发意，今人方以威取，复何交让之云。与洪恣苟留，不如自退。乃具书辞议长职，而别联名通电，矢言共和国体、立宪政体必永永保持之意。未几，安徽督军(?)张勋遂入京解散国会，嗣遂有复辟之变。

方国会解散时，西南以督军团所行破约法，宣告独立与中央绝，所指目以合肥为首。及复辟变兴，合肥奋袂自马厂誓师讨贼。先生在天津蹶然曰：“彼独立者为护法耳，复辟则民国且不保，何有于法。”遂发电声张勋罪，偕梁启超任公皆应合肥请，与谋讨贼。

合肥初起，固已被黄陂命再为总理，旬日收北京组织内阁，要先生及任公为阁员。先生念惟西南号护法，争共和，今北方讨

平张勋，复民国，宜可以相解，更始谋国家统一，故就内务总长职。

内阁之始建也，今总统河间冯公^①尚在南京，首发议开临时参议院、改组织法、召新国会。合肥意与河间同，其后竟成阁议、布明令，而先生实共副署。盖先生所惧民国几毁幸全，无国会则根本犹未固，旧国会既为军阀所致死捭揅必不与并存者。而复辟之役，军阀又新有功，兵气方盛，势不容投刺喉必吐之剂，激生他变，致国本再动摇，重天下糜烂；今惟当斩截苦痛，使国会自无而有，以存民国附蒂，再图其餘。如是旁皇审虑，复博咨苦谈，皆以为舍是无他道，乃决赞成阁议。

先生尝语人：冀假道以促新国会早成，为国家计久远，苟可消弭祸源，虽冒忌丛谤不惜，此事是也。顾西南不为解而纠缠转急，先生所谓以平和运政治者，一未及措施。

阅四月，合肥内阁罢，先生及同志皆下野，于是颇觉所操持盖难合矣。然而志气不稍衰。尝曰：“使吾意想中之国会政府一日见诸实事，而国家犹无治效者，则吾乃真死心削迹矣。吾政制师外国，不知彼固亦旧而新、恶而善者，方其自旧之新、自恶之善，必有层累曲折致力之所，始逮今日。吾但取彼既新既美之制，涂附旧习恶政之上，以冀相入，其药不应病，宁足怪。而觐国者皆摭此遗彼，此良可恨。吾将亲察而求之，或有万一之获。”

遂以今七年三月廿四日往游日本，行之前为说以别同党，披漓肝膈，十年来谋国论政之愆，指写注无宿留，乃今成长诀之讖矣，哀哉。

先生至日本居二月馀，日本与我有同出兵防德之议。先生去而游美洲，逾一月，戒行将归，至英属坎拿大之维多利亚，待船且发。

九月一日，汤之族侨其地者，宴先生于中华会馆，晚八时宴

^① 冯国璋，直隶河间（今河北）人。下同。

罢，宾主四十余人相携步华街，忽有贼从人群中以手枪迎击，先生中两弹立仆地死。两弹一自口入，一自腹入。从先生者南海霍坚晕而苏，视先生已绝，而贼方突入求逸，立起合警士追之，贼知不可脱，乃自戕。其人曰王昌，粤产理发匠也。道远信不得详，据霍坚及我公使领事电报，今所知先生死状仅如此。

先生卒年四十五，意诚太翁年七十矣，今尚健在。太翁生子三：长即先生，次芾铭，次毓龙；女弟三，适蔡、适杨，适南。配夏夫人，后太夫人百有九日卒于日本。夫人贤而有识，自先生之致身政界，夫人力任家事，一不以纷先生虑。武昌初起义，太夫人、夫人携子女在城中，事成否未可知，而武汉被兵甚急，夫人之父自乡中来迎眷累，夫人谓太夫人及子女不当居此，若我则义惟从夫耳，今请以我儿女累太夫人徙全地，而太夫人以爱子委我，生死以之，竟独不行。及遭太夫人丧，夫人已病，哀毁羸疲，往来天津、上海经纪大事，病以是增剧，然犹强起赴日本护一子一女留学。子佩松，今肄业清华学校。女佩琳，适江陵胡瑞霖长子继襄先生。至日本，尝恁吊夫人故易簀处，哭甚痛，为诗悼之。见知者谓先生寻常无此儿女子泣，即夫人贤可知矣。

先生为人醇厚旷远，处骨肉故旧不规规末节，而至性流发迥非伪儒浮俗所望，慕士下贤，无间异同，虽仇敌有特长，犹嗟赏不去口。遇人坦夷无城府，不因险易改度。初避帝祸发天津，太夫人谓宜变姓名以避侦者。先生谓儿此行殊磊落，无所用伪名也。今兹美洲之行，人颇有引黄远庸事相戒，且劝即至彼万勿游华街，先生皆不为意。盖内视无馁而又不虞人情险峨至是，且往尝数遭横逆不死，而竟以是快凶人意，使国家丧其良而莫之赎，哀哉。

先生于汉宋学家言皆能淹贯，治诗古文词尤深邃，已皆屏去不常谈，而专以国家政治为性命。其论政谓必以民本精神与国家政策相调和发挥，而后可措国巩固之域。故力诋官僚政治，而于偏至之民权论亦不为苟同，惧国家失统驭力，民权且无所附丽，

而众庶政治之过将成众愚政治，则国尤不幸也。其大归以统一固国基，以秩序求进步，虽更历万变，所挟持鼓吹无改，自信且益力，与人言未尝不及此。

于外国独通日本文字，凡著述涉国政民俗者，无问巨帙短书，旋购旋读，造次不释手，出门访客车茵上纍然皆是物也。长教育部时，尝发愤欲学英文，日划二小时治之，以中年不任记诵，未卒业，异时常引为恨。

又于陆军大学授国法学，恳恳如老儒，虽甚风雨不辍。学者服诵至今。盖在官事填委中，他人所视为劳止小憩之须臾，而不懈其志如此。

比游日、美，所至于政俗之原，一观辄能道其深际，虽留彼中甚久者谄所未闻。盖神明专锐之效矣。

先生平生行义，人所慕爱，非一二而足。以不自意猝死，未暇多著书，而随事论撰笔札在人间，复非旦夕绩缀所能备。今先生之丧且入国门，辄纂所知尤俊伟大端，以谗爱敬先生为国家哭先生者。若夫编第其详，揆扬其美而垂无穷，则有海内鸿笔渊识之贤之盛心公道焉，非简近所骤及已。中华民国七年九月廿日治丧同人谨述。